

孫

子

冊六

孫子十家註卷十二

賜進士出身書院分巡寬沂曹濟黃河兵備孫星衍 賜進士出身書院州府知府候補同知吳人驥高棅

火攻篇

曹公曰以火攻入當擇時日也張預曰

以火攻敵當使姦細潛行地里之遠近途徑之險易先熟知之乃可往故友九地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日火人

杜佑曰與敵陳師敵傍近草因焚燒之戰之助也

據通典補

李筌曰焚其營殺其士卒也

杜牧曰焚

其營柵因燒兵士吳起曰凡軍居荒澤草木幽穢

可焚而滅蜀先主伐吳吳將陸遜拒之於夷陵先

攻一營不利諸將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敵

之術矣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

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

等破四十餘營死者萬數備因夜遁軍資器械略

亂奔走大破之又五代梁太祖乾寧中親領大軍
由鄆州東北次於魚山朱宣覘知卽以兵徑至且
圖速戰帝軍出砦時宣瑾已陳於前須臾東南風
大起帝軍旌旗失次甚有懼色帝卽令騎士揚鞭
呼嘯俄而西北風驟發時兩軍皆在草莽中帝因
令縱火旣而煙燄亘天乘勢以攻賊陳宣瑾大破
餘衆擁入清河因築京觀于魚山之下又後唐伐
蜀工部任圜以大軍至漢州康延孝來逆戰圜命
董璋以東川懦卒當其鋒伏精兵於其後延孝擊
退東川之軍急追之遇伏兵延孝敗馳入漢州閉
壁不出西川孟知祥以兵二萬與圜合勢攻之漢
州四面樹竹木爲柵三月圜陳于金雁橋卽率諸
軍鼓譟而進四面縱火風燄亘空延孝危急引騎

亂奔走大破之又五代梁太祖乾寧中親領大軍
由鄆州東北次於魚山朱宣覘知卽以兵徑至且
圖速戰帝軍出砦時宣瑾已陳於前須臾東南風
大起帝軍旌旗失次甚有懼色帝卽令騎士揚鞭
呼嘯俄而西北風驟發時兩軍皆在草莽中帝因
令縱火旣而煙燄亘天乘勢以攻賊陳宣瑾大破
餘衆擁入清河因築京觀于魚山之下又後唐伐
蜀工部任圜以大軍至漢州康延孝來逆戰圜命
董璋以東川懦卒當其鋒伏精兵於其後延孝擊
退東川之軍急追之遇伏兵延孝敗馳入漢州閉
壁不出西川孟知祥以兵二萬與圜合勢攻之漢
州四面樹竹木爲柵三月圜陳于金雁橋卽率諸
軍鼓譟而進四面縱火風燄亘空延孝危急引騎

出陳于金雁橋又大敗之 張預曰焚彼營舍以
殺其士火攻之先也班超燒匈奴使者是也

二曰火積

杜佑曰燒其積蓄

據通典補

李筌曰焚積聚也

杜

牧曰積者積蓄也糧食薪芻是也高祖與項羽相
持成臯爲羽所敗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修武
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
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楚軍乏食隋文帝時高
潁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
皆非地窖可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葺復更
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
人益弊 梅堯臣曰焚其委積以困芻糧 張預
曰焚其積聚使芻糧不足故曰軍無委積則亡劉

賈燒楚積聚是也

三曰火輜四曰火庫

杜佑曰燒其輜重使奸人入敵營燒其兵庫

據通典補

李筌曰燒其輜重焚其庫室

杜牧曰器械財

貨及軍士衣裝在車中上道未止曰輜在城營壘已有止舍曰庫其所藏二者皆同後漢末袁紹相許攸降曹公曰今袁氏輜重有萬餘兩車屯軍不嚴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焚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公大喜選精騎五千皆用袁氏旗幟銜枚縛馬口從間道出入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公抄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因大破之輜重悉焚之矣

陳皞曰夫敵有愛惜之物

亦可以攻之彼若出救是我以火分其勢也更遇其心神撓惑自可破軍殺將也 梅堯臣曰焚其

輜重以窘貨財焚其庫室以空蓄聚 何氏曰如

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前燕慕容評率兵四十萬

禦之以持久制之猛遣將郭慶率步騎五千夜從

間道起火于晉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因而滅之

張預曰焚其輜重使器用不供故曰軍無輜重

則亡曹公燒袁紹輜重是也焚其府庫使財貨不

充故曰軍無財則士不來

五曰火隊 按通典本隊又作墜

杜佑曰墜墮也以火墮敵營中也火墜之法以鐵

籠火着箭頭頸强弩射敵營中一曰火道燒絕其

糧道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焚其隊仗兵器 杜牧曰

焚其行伍因亂而擊之 賈林曰隊道也燒絕糧道及轉運 梅堯臣曰焚其隊仗以奪兵具隧一作隊 何氏同賈林註 張預曰焚其隊仗使兵無戰具故曰器械不利則難以應敵也

行火必有因

曹公曰因姦人 杜佑曰因姦人也又因風燥而

焚之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因姦人而內應也 陳皞

曰須得其便不獨姦人 賈林曰因風燥而焚之

張預曰火攻皆因天時燥旱營舍茅竹積芻聚

糧居近草莽因風而焚之

煙火必素具

曹公曰煙火燒具也 杜佑曰燒具也先具燧之

屬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薪芻蒿艾糧糞之屬 杜牧

曰艾蒿菽葦薪芻膏油之屬先須修事以備用兵法有火箭火簾火杏火兵火獸火禽火盜火弩凡此者皆可用也 梅堯臣曰潛姦伺隙必有便也 秉秆持燧必先備也 傅曰惟事事有備乃無患也 張預曰貯火之器燃火之物常須預備伺便而

發

發火有時起火有日

梅堯臣曰不妄發也 張預曰不可偶然當伺時

日

時者天之燥也

曹公曰燥者旱也 梅堯臣曰旱燠易燎 張預

曰天時旱燥則火易燃

日者宿在箕壁翼軫也

原本宿作月從通典御覽改
正又箕壁通典御覽皆作戊

箕東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杜佑曰戊翼參日月宿此宿之日風起蕭世誠曰春丙丁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也吾勘太乙中有飛鳥十精知風雨期五子元運式也各候其時可以用火也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天

文志月宿此者多風玉經云常以月加日從營室順數十五至翼月宿在於此也杜牧曰宿者月

之所宿也四宿者風之使也梅堯臣曰箕龍尾

也壁東壁也翼軫鶉尾也宿在者謂月之所次也四宿好風月離必起張預曰四星好風月宿則

起當推步躔次知所宿之日則行火一說春丙丁

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又占風法取雞羽重八兩掛於五丈竿上以候風所從來

四宿卽箕壁翼軫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

梅堯臣曰因火爲變以兵應之 張預曰因其火

變以兵應之五火卽人積輜庫隊也

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御覽早作軍誤

曹公曰以兵應之也 杜佑曰以兵應之使間人

縱火於敵營內當速進以攻其外也 李筌曰乘

火勢而應之也 杜牧曰凡火乃使敵人驚亂因

而擊之非謂空以火敗敵人也聞火初作卽攻之

若火闌衆定而攻之當無益故曰早也 梅堯臣

曰內若驚亂外以兵擊 張預曰火纔發於內則

兵急擊於外表裏齊攻敵易驚亂

火發而其兵靜者原本無而其二待而勿攻

杜牧曰火作不驚敵素有備不可遽攻須待其變者也 梅堯臣曰不驚撓者必有備也 王皙曰以不變也 何氏曰火作而敵不驚者必有備也 我往攻則反或受害 張預曰火雖發而兵不亂者敵有備也復防其變故不可攻 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 曹公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杜佑曰見利則進知難則退極盡也盡火力可則應不可則止無使敵知吾所爲 李筌曰夫火發兵不亂不可攻 杜牧曰俟火盡已來若敵人擾亂則攻之若敵終靜不擾則收兵而退也 梅堯臣曰極其火勢待其變則攻不變則勿攻 王皙曰伺其變亂則乘之終不變亂則自治而蓄力 何氏曰如魏滿寵

征吳勅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我營宜爲之備諸軍皆警夜半果來燒營寵掩擊破之者是也

張預曰盡其火勢亂則攻安靜則退

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

李筌曰魏武破袁紹於官渡用許攸計燒輜重萬餘則其義也

杜牧曰上文云五火變須發於內

若敵居荒澤草穢或營柵可焚之地卽須及時發火不必更待內發作然後應之恐敵人自燒野草我起火無益漢時李陵征匈奴戰敗爲單于所逐及於大澤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烧斷蒹葭用絕火勢

陳皞曰以時發之所謂天之燥月

之宿在四星也

賈林曰火可發於外不必待內

應得時卽應發不可拘於常勢也

梅堯臣同杜

牧註 張預曰火亦可發於外不必須待作於內
但有便則應時而發黃巾賊張角圍漢將皇甫嵩
於長社賊依草結營嵩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
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遂敗
走

火發上風無攻下風

曹公曰不便也 杜佑曰不便也燒之必退退而

逆攻之必爲所害也 據通典 御覽補 李筌曰隋江東賊

劉元進攻王世充於延陵令把草東方因風縱火

俄而迴風悉燒元進營軍人多死者 杜牧曰若

是東則焚敵之東我亦隨以攻其東若火發東面

攻其西則與敵人同受也故無攻下風則順風也

若舉東可知其他也 梅堯臣曰逆火勢非便也

敵必死戰 王皙曰或擊其左右可也 張預曰
燒之必退退而逆擊之必死戰則不便也

晝風久夜風止

曹公曰數當然也 杜佑曰數常也陽風也晝風

則火氣相動也夜風卒欲縱火亦當知風之長短

也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不知始也 杜牧曰老子曰

飄風不終朝 梅堯臣曰凡晝風必夜止夜風必

晝止數當然也 王皙同梅堯臣註 張預曰晝

起則夜息數當然也故老子曰飄風不終朝

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以數守之

杜佑曰既知起五火之變當復以數消息其可否

杜牧曰須筭星躔之數守風起日乃可發火不

可偶然而為之 梅堯臣曰數星之躔以候風起

之日然而發火亦當有防其變 張預曰不可止
知以火攻人亦當防人攻己推四星之度數知風
夫起之日則嚴備守之

故以火佐攻者明

杜佑曰取勝明也

據通典補

梅堯臣曰明白易勝

張預曰用火助攻灼然可以取勝

以水佐攻者強

杜佑曰水以爲衝故強

梅堯臣曰勢之強也

張預曰水能分敵之軍彼勢分則我勢強

水可以絕不可以奪

曹公曰火佐者取勝明也水佐者但可以絕敵道

分敵軍不可以奪敵蓄積

杜佑曰水但能絕其

敵道分敵軍耳不可以奪敵蓄積及計數也

從通典補

李筌曰軍者必守術數而佐之水火所以明強也光武之敗王莽魏武之擒呂布皆其義也以水絕敵人之軍分爲二則可難以奪敵人之蓄積水杜牧曰水可絕敵糧道絕敵救援絕敵奔逸絕敵衝擊不可以久奪險要蓄積也王皙曰強者取其決注之暴張預曰水止能隔絕敵軍使前後不相及取其一時之勝然不若火能焚奪敵之積聚使之滅亡者韓信決水斬楚將龍且是一時之勝曹公焚袁紹輜重紹因以敗是使之滅亡也水不若火故詳於火而略於水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

曹公曰若水之留不復還也或曰賞不以時但費留也賞善不踰日也李筌曰賞不踰日罰不踰

時若功立而不賞有罪而不罰則士卒疑惑曰有費也杜牧曰修者舉也夫戰勝攻取若不藉有功舉而賞之則三軍之士必不用命也則有凶咎徒留滯費耗終不成事也賈林曰費留惜費也梅堯臣曰欲戰必勝攻必取者在因時乘便能作爲功也作爲功者修火攻水攻之類不可坐守其利也坐守其利者凶也是謂費留矣王皙曰戰勝攻取而不修功賞之差則人不勸不勸則費財老師凶害也已張預曰戰攻所以能必勝必取者水火之助也水火所以能破軍敗敵者士卒之用命也不修舉有功而與之凶咎之道也財竭師老而不得歸費留之謂也

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

杜牧曰黃石公曰夫霸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為用 賈林曰明主慮其事良將修其功 梅堯臣曰始則君發其慮終則將修其功 張預曰君當謀慮攻戰之事將當修舉剋捷之功

非利不動

御覽作不起按此與李筌杜牧本皆同

李筌曰明主賢將非見利不起兵 杜牧曰先見

起兵之利然後兵起 梅堯臣曰凡兵非利於民

不興也 一作非利不起也

非得不用

杜牧曰先見敵人可得然後用兵 賈林曰非得

其利不用也

非危不戰

曹公曰不得已而用兵 李筌曰非至危不戰

梅堯臣曰凡用兵非危急不戰也所以重凶器也

張預曰兵凶器戰危事須防禍敗不可輕舉不

得已而後用

主不可以怒而興師

通典御覽皆兩引作興軍

王皙曰不可但以怒也若息侯伐鄭 張預曰因

怒興師不亡者鮮若息侯與鄭伯有違言而伐鄭

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

將不可以愠而致戰

御覽一引作合戰

王皙曰不可但以愠也若晉趙穿 張預曰因忿

而戰罕有不敗若姚襄怒苻堅黃眉壓壘而陳因

出戰為黃眉所敗是也怒大於愠故以主言之愠

合小於怒故以將言之君則可以興兵將則可言戰

合於利而動

通典御覽兩引動皆為用按九地篇亦云合於利而動也

不合於利

而止

曹公曰不得以己之喜怒而用兵也

杜佑曰人

主聚眾興軍以道理勝負之計不可以己之私怒

將舉兵則以策不可以愠恚之故而合戰也 賈

林曰愠怒內作不顧安危固不可也

梅堯臣曰

兵以義動無以怒興戰以利勝無以愠敗 張預

曰不可因己之喜怒而用兵當顧利害所在尉繚

子曰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

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悅

張預曰見於色者謂之喜得於心者謂之悅

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

杜佑曰凡主怒興軍伐人無素謀明計則破亡矣

將愠怒而鬥倉卒而合戰所傷殺必多怒愠復可
以悅喜言亡國不可復存死者不可復生者言當
慎之 杜牧曰亡國者非能亡人之國也言不度
德不量力因怒興師因愠合戰則其兵自死其國
自亡者也 梅堯臣曰一時之怒可返而喜也一
時之愠可返而悅也國亡軍死不可復已 王皙
曰喜怒無常則威信去矣 張預曰君因怒而興
兵則國必亡將因愠而輕戰則士必死

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通典及御覽無

全軍二字脫

杜牧曰警言戒之也 梅堯臣曰主當慎重將當

警懼 張預曰君常慎於用兵則可以安國將常

戒於輕戰則可以全軍

孫子十家註卷十二

孫子十家註卷十二

孫子十家註卷十二

孫子十家註卷十二

孫子十家註卷十二

孫子十家註卷十二

孫子十家註卷十二

孫子十家註卷十二

孫子十家註卷十二

孫子十家註卷十二

孫子十家註卷十二

孫子十家註卷十三

墨子之策書山東揚州按察使分巡兗州曹濟黃河兵衛道孫星衍 墨子出魯萊州府知府候補知吳人驤同校

用間篇曹公李筌曰戰者必用間謀以知敵之情實也張預曰欲素知敵情者

非間不可也然用間之道尤須微密故攻火攻也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兵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御覽無怠於道路句脫也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曹公曰古者八家為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十

萬之師舉不事耕稼者七十萬家李筌曰古者

發一家之兵則鄰里三族共資之是以不得耕稼

者七十萬家而資十萬之眾矣杜牧曰古者一

夫田一頃夫九頃之地中心一頃鑿井樹廬八家

居之是為井田怠疲也言七十萬家奉十萬之師

轉輸疲於道路也

梅堯臣曰輸糧供用公私煩

役疲於道路廢於耒耜也曹說是也

張預曰井

田之法八家爲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興兵十萬

則輟耕作者七十萬家也或問曰重地則掠疲於

道路而轉輸何也曰非止運糧亦供器用也且兵

貴掠敵者謂深踐敵境則當備其乏故須掠以繼

食非專館穀於敵也亦有積鹵之地無糧可因得

不餉乎

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

情者不仁之至也

李筌曰惜爵賞不與間諜令窺敵之動靜是爲不

仁之至也

杜牧曰言不能以厚利使間也

梅

堯臣曰相守數年則七十萬家所費多矣而乃惜

爵祿百金之微不以遺間釣情取勝是不仁之極也
王皙曰恠財賞不用間也 張預曰輟耕作
者七十萬家財力大困不知恤此而反愛惜爵賞
之細不以啗間求索知敵情者不仁之甚也
非人之將也

梅堯臣曰非將人成功者也

非主之佐也

一本作非仁之佐也 梅堯臣曰非以仁佐國者

也

非勝之主也

梅堯臣曰非致勝主利者也 張預曰不可以將

人不可以佐主不可以主勝勤勤而言者嘆惜之
也

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

李筌曰爲間也 杜牧曰知敵情也 梅堯臣曰

主不妄動動必勝人將不苟功功必出衆所以者

何也在預知敵情也 王皙曰先知敵情制如神

也 何氏曰周官士師掌邦諜蓋異國間伺之謂

也故兵家之有四機二權曰事機曰智權皆善用

間諜者也故能敵人動靜我預知矣韋孝寬爲驃

騎大將軍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

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

通書疏故齊之動靜朝廷皆先知之時有主帥許

盆孝寬委以心膂令守一戍盆乃以城東入孝寬

怒遣諜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又

李達爲都督義州宏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每厚

撫境外之人使爲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之至有
事泄被誅戮者亦不以爲悔其得人心也如此
張預曰先知敵情故動則勝人功業卓然超絕羣
衆

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

張預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以禱祀而取
不可象於事

曹公曰不可以禱祀而求亦不可以事類而求也
李筌曰不可取於鬼神象類唯間者能知敵之
情 杜牧曰象者類也言不可以他事比類而求
梅堯臣曰不可以卜筮知也不可以象類求也
張預曰不可以事之相類者擬象而求

不可驗於度

曹公曰不可以事數度也 李筌曰度數也夫長短闊狹遠近小大即可驗之於度數人之情僞度不能知也 梅堯臣曰不可以度數驗也言先知之難也 張預曰不可以度數推驗而知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曹公曰因人也 李筌曰因間人也 梅堯臣曰鬼神之情可以筮卜知形氣之物可以象類求天地之理可以度數驗唯敵之情必由間者而後知也 張預曰鬼神象類度數皆不可以求先知必因人而後知敵情也

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 梅堯臣曰五間之名也 張預曰此五間之名因間當爲鄉間故下文云鄉間可得而使

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爲神紀通典御覽人君之寶

也

曹公曰同時任用五間也 李筌曰五間者因五

人用之 杜牧曰五間俱起者敵人不知其情泄

形露之道乃鬼神之綱紀人君之重寶也 賈林

曰紀理也言敵人俱莫知我以何道如通神理也

梅堯臣曰五間俱起以間敵而莫知我用之之

道是曰神妙之綱紀人君之所貴也 張預曰五

間循環而用人莫能測其理茲乃神妙之綱紀人

君之重寶也

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

杜佑曰因敵鄉人知敵表裏虛實之情故就而用

之可使伺候也 杜牧曰因敵鄉國之人而厚撫

之使爲間也晉豫州刺史祖逖之鎮雍邱愛人下
士雖疎交賤隸皆恩禮而遇之河上堡固先有任
子因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
諸塢主感戴胡有異圖輒密以聞前後尅獲蓋由
於此西魏韋孝寬使齊人斬許盆而來猶其義也

賈林曰讀因間爲鄉間梅堯臣曰因其國人

利而使之何氏曰如春秋時楚師伐宋九月不
服將去宋楚大夫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
命楚子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
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弊邑易子而食析
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
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
十里宋及楚平張預曰因敵國人知其底裏就

而用之可使伺候也韋孝寬以金帛啗齊人而齊人遙通書疏是也

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杜佑曰因其在官失職者若刑戮之子孫與受罰之家也因其有隙就而用之 李筌曰因敵人失職之官魏用許攸也 杜牧曰敵之官人有賢而

失職者有過而被刑者亦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使者有欲因敗喪以求展己之材能者有翻覆變詐常持兩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潛通問遺厚貺金帛而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復間其君臣使不和同也 梅堯臣曰因其官屬結而用之 何氏曰如益

州牧羅尚遣將隗伯攻蜀賊李雄於郫城互有勝

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譎羅尙欲爲
內應以火爲期尙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
從泰擊雄雄將李驤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
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緣梯泰又以繩汲上尙軍
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尙軍此
用內間之勢也又隋陰壽爲幽州總管高寶寧舉
兵反壽討之寶寧奔于磧北壽班師留開府成道
昂鎮之寶寧遣其子僧伽率輕騎掠城下而去尋
引契丹靺鞨之衆來攻道昂苦戰連日乃退壽患
之於是重賄寶寧又遣人陰間其所親任者趙世
模王威等月餘世模率其衆降寶寧復走契丹爲
其麾下趙修羅所殺北邊遂安又唐太宗討寶建
德入武牢進薄其營多所傷殺凌敬進說曰宜悉

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居守更率衆鳴鼓
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先聲後實傳檄而定漸趨壺
口稍駭蒲津收河東之地此策之上也行必有二
利一則入無人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
則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王世充之使長孫安世
陰齎金玉啗其諸將以亂其謀衆咸進諫曰凌敬
書生耳豈可與言戰乎建德從之退而謝敬曰今
衆心甚銳此天贊我矣因此決戰必然大捷已依
衆議不得從公言也敬固爭建德怒杖出焉於是
悉衆進逼武牢太宗按甲挫其銳建德中槍竄於
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生獲之又王翦
爲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商禦之李牧數破走
秦軍殺秦將桓齮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

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商欲與秦廢趙以多
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聚代將斬李牧
廢司馬商後三月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
王遷及其將顏聚也 張預曰因其失意之官或
刑戮之子弟凡有隙者厚利使之晉任析公吳納
子胥皆近之

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杜佑曰敵使間來視我我知之因厚賂重許反使
為我間也蕭世誠曰言敵使人來候我我佯不知
而示以虛事前卻期會使師相語是曰反間據通
補覽李筌曰敵有間來窺我得失我厚賂之而令
反為我間也 杜牧曰敵有間來窺我我必先知
之或厚賂誘之反為我用或佯為不覺示以偽情

而縱之則敵人之間反爲我用也陳平初爲漢王護軍尉項羽圍於滎陽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勿聽平曰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旣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卽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

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疽發而死卒用陳平之計滅楚也梅

堯臣曰或以僞事給之或以厚利啗之王皙曰

反敵間反爲我間也或留之使言其情又或示以

詭形而遣之何氏曰如燕昭王以樂毅爲將破

齊七十餘城及惠王立與樂毅有隙齊將田單乃

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

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

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

懼惟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

代樂毅燕人士卒離心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

掘吾城外冢墓戮辱先人燕人從之卽墨人激怒

請戰大破燕師所亡七十餘城悉復之又秦師圍

趙闕與趙將趙奢救之去趙國都三十里不進秦
間來奢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將以爲奢師怯弱而
止不行奢隨而卷甲趨秦師擊破之又范雎爲秦
昭王將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
趙軍長平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廉頗堅壁以待
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雖使人持
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趙括耳廉頗
軍易與且降矣趙王旣怒廉頗軍多亡失數敗又
反堅壁不戰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括代頗秦聞
括將以白起爲上將軍射殺括及坑降卒四十萬
張預曰敵有間來或重賂厚禮以結之告以僞
辭或佯爲不知疎而慢之示以虛事使之歸報則
反爲我利也趙奢善食秦間漢軍佯驚楚使是也

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通典御覽傳皆

作待按此與李筌本同也

杜佑曰作誑詐之事於外佯漏泄之使吾間知之
吾間至敵中為敵所得必以誑事輸敵敵從而備
之吾所行不然間則死矣又云敵間來聞我誑事
以持歸然皆非所圖也二間皆不能知幽隱深密
故曰死間也蕭世誠曰所獲敵人及已叛亡軍士
有重罪繫者故為貸免相勅勿泄佯不秘密令敵
間竊聞之吾因縱之使亡亡必歸敵必信焉往必
死故曰死間 李筌曰情詐為不足信吾知之今
吾動此間而待之此筌以待字為非傳也 杜牧
曰誑者詐也言吾間在敵未知事情我則詐立事
跡令吾間憑其詐跡以輸誠於敵而得敵信也若

吾進取與詐跡不同間者不能脫則爲敵所殺故
曰死間也漢王使酈生說齊下之齊罷守備韓信
因而下之田橫怒烹酈生此事甚近梅堯臣曰
以誑告敵事乖必殺王皙曰詐而間使敵得之
主間以吾詐告敵事決必殺之也何氏曰如戰國
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問羣臣曰吾欲
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思期曰胡可武公怒而戮
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
爲親己不備鄭襲而取之此用死間之勢也又班
超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龜茲二國揚言兵少不
敵罷散乃陰緩生口歸以告龜茲王喜而不虞超
卽潛勒兵馳赴莎車大破降之斯亦同死間之勢
又李靖伐突厥頡利可汗以唐儉先在突厥結和

親突厥不備靖因掩擊破之 張預曰欲使敵人
殺其賢能乃令死士持虛偽以赴之吾間至敵爲
彼所得彼以誑事爲實必俱殺之我朝曹太尉嘗
貸人死使僞爲僧吞蠟彈入西夏至則爲其所囚
僧以彈告卽下之開讀乃所遺彼謀臣書也戎主
怒誅其臣并殺間僧此其義也然死間之事非一
或使吾間詣敵約和我反伐之則間者立死酈生
烹於齊王唐儉殺於突厥是也

生間者反報也

杜佑曰擇己之有賢材智能能自開通於敵之親
貴察其動靜知其事計所爲已知其實還以報我
故曰生間 李筌曰往來之使 杜牧曰往來相
通報也生間者必取內明外愚形劣心壯趨健勁

勇閑於鄙事能忍饑寒垢耻者爲之 賈林曰身
則公行心乃私覘往反報復常無所害故曰生間
梅堯臣曰使智辨者往覘其情而以歸報也
何氏曰如華元登子反之牀而歸又如隋達奚武
爲東秦刺史時齊神武趣沙苑太祖遣武覘之武
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
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
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
焉遂破之 張預曰選智能之士往視敵情歸以
報我若婁敬知匈奴之強以告高祖之類然生間
之事亦衆或已欲退告敵以戰或已欲戰告敵以
退若秦行人夜戒晉師曰來日請相見與駢曰使
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夜遁又呂延攻乞伏

乾歸大敗之乾歸乃遣間稱東奔成紀延信而追之耿稚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延不從遂為所敗是也

故三軍之親原本作事從通莫親於間

杜佑曰若不親撫重以祿賞則反為敵用洩我情

實杜牧曰受辭指蹤在於臥內梅堯臣曰入

幄受詞最為親近王皙曰以腹心親結之張

預曰三軍之士然皆親撫獨於間者以腹心相委

是最為親密也

賞莫厚於間

杜佑曰厚賞之賴其用梅堯臣曰爵祿金帛我

無愛焉王皙曰軍功之賞莫厚於此張預曰

非高爵厚利不能使間陳平曰願出黃金四十萬

斤間楚君臣

事莫密於間

杜佑曰間事不密則為己害 杜牧曰出口入耳

也密一作審 梅堯臣曰幾事不密則害成 王

皙曰獨將與謀 張預曰惟將與間得聞其事非

密與

非聖智不能用間

杜佑曰不能得間人之用也 從通典 御覽補 杜牧曰先

量間者之性誠實多智然後可用之厚貌深情險

於山川非聖人莫能知 梅堯臣曰知其情偽辨

其邪正則能用 王皙曰聖通而先識智明於事

張預曰聖則事無不通智則洞照幾先然後能

為間事或曰聖智則能知人

非仁義不能使間

孟氏曰太公曰仁義著則賢者歸之賢者歸之則

其間可用也 陳皞曰仁者有恩以及人義者得

宜而制事主將者既能仁結而義使則間者盡心

而覘察樂爲我用也 梅堯臣曰撫之以仁示之

以義則能使 王皙曰仁結其心義激其節仁義

使人有何不可 張預曰仁則不愛爵賞義則果

決無疑既啗以厚利又待以至誠則間者竭力

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

通典本微妙作
微密御覽同

杜佑曰精微用意密不泄漏 杜牧曰間亦有利

於財寶不得敵之實情但將虛辭以赴我約此須

用心淵妙乃能酌其情僞虛實也 梅堯臣曰防

間反爲敵所使思慮故宜幾微臻妙 王皙曰謂

間者必性識微妙乃能得所間之事實 張預曰
間以利害來告須用心淵微精妙乃能察其真偽
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杜牧曰言每事皆須先知也 梅堯臣曰微之又

微則何所不知 王皙曰丁寧之當事事知敵之

情也 張預曰密之又密則事無巨細皆先知也

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

通典作先聞其間者與所

告者皆死御覽同

杜牧曰告者非誘間者則不得知間者之情殺之

可也 陳皞曰間者未發其事有人來告其聞者

所告者亦與間者俱殺以滅口無令敵人知之

梅堯臣曰殺間者惡其泄殺告者滅其言 王皙

曰間敵之事泄者當誅告人亦殺恐傳諸衆 張

預曰間敵之事謀定而未發忽有聞者來告必與間俱殺之一惡其泄一滅其口秦已間趙不用廉頗秦乃以白起爲將令軍中曰有泄武安君將者斬此是已發其事尙不欲泄況未發乎

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杜佑曰守謂官守職任者謁告也主告事者也門者守門者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必先知之爲親舊有急則呼之則不見呵止亦因此知敵之情李筌曰知其姓名則易取也杜牧曰凡欲攻戰必須知敵所用之人賢愚巧拙則量材以應之漢王遣韓信曹參灌嬰擊魏豹問曰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漢王曰是口尙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誰也

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宅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陳皞曰此言敵人左右姓名必須我先知之或敵使來間我當使間去若不知其左右姓名則不能成間者之說漢高伐秦至嶢關張良曰吾聞其將賈豎爾可以利啗之又曰其將雖曰欲和其軍士未肯不如因其懈而擊之乃進兵擊破之又宋華元夜登子反之牀以告宋病若非素知門人舍人左右姓名先使開導之又何由得登其牀也梅堯臣曰凡敵之左右前後之姓名皆須審省而令吾間先知則吾間可行矣王皙曰不可臨事求也張預曰守將守官任職之將也謁者典賓客之將也門者閹吏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凡欲擊

其軍欲攻其城欲殺其人必先知此左右之姓名則可也欲潛入其軍則呼其各姓而往若華元夜登子反之牀以告宋病杜元凱註引此文謂元用此術得以自通是也又漢高祖入韓信臥內取其印亦近之

必索敵人之間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

通典御覽

無必索二字

杜佑曰舍居止也令吾人遺以重利復導而舍止之則可令詭其辭

故反間可得而用也

曹公曰舍居止也杜佑曰故能取敵之間而用

之杜牧曰敵間之來必誘以厚利而止舍之使

為我反間也梅堯臣曰必探索知敵之來間者

因而利誘之引而舍止之然後可爲我反間也

王皙曰此留敵間以詢其情者也必謹舍之曲爲辯說深致情愛然後啗以大利威以大刑自非至

忠於其君王者皆爲我用矣 張預曰索求也求

敵間之來窺我者因以厚利誘導而館舍之使反

爲我間也言舍之者謂稽留其使也淹延既久論

事必多我因得察敵之情下文言四間皆因反間

而知非久留其人極論其事則何以悉知

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 今本通典鄉間作因間後

人妄改也

杜佑曰因反敵間而知敵情鄉間內間者皆可得

使 杜牧曰若敵間以利導之尙可使爲我反間

因此乃知厚利亦可使鄉間內間也此言使間非

利不可故上文云相守數年爭一日之勝而愛爵
祿百金不知敵情者不仁之至也下文皆同其義
也陳皞曰此說疎也言敵使間來以利啗之誘
令止舍因得敵之情因間內間可使反間誘而使
之梅堯臣曰其國人之可使者其官人之可用
者皆因反間而知之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鄉
人之貪利者官人之有隙者誘而使之

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通典下有因是可得而攻

也句御覽同

杜佑曰因誑事而知敵情生間往反可使知其敵
之腹心所在據通典御覽補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可
誑之事使死間往告之

因是而知之故生間有使如期

杜牧曰可使往來如期
陳皞曰言五間皆循環

相因惟生間可使如期
梅堯臣曰令吾間以誑

告敵者須因反間而知敵之可誑也
生間以利害

覘敵情須因反間而知其疎密則可往得實而歸

如期也
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之情故生間可

往復如期也

五間之事主必知之

李筌曰孫子殷勤於五間主切知之

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杜佑曰人主當知五間之用厚其祿豐其財而反

間者五間之本事之要也故當在厚待
杜牧曰

鄉間內間死間生間四間者皆因反間知敵情而

能用之故反間最切不可不厚也
梅堯臣曰五

間之始皆因緣於反間故當厚遇之
張預曰人主當用五間以知敵情然五間皆因反間而用則是反間者豈可不厚待之耶

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

曹公曰伊摯伊尹也

周之興也呂牙在殷

曹公曰呂牙太公也

梅堯臣曰伊尹呂牙非叛

於國也夏不能任而殷任之殷不能用而周用之其成大功者爲民也
何氏曰伊呂聖人之耦豈爲人間哉今孫子引之者言五間之用須上智之人如伊呂之才智者可以用間蓋重之之辭耳
張預曰伊尹夏臣也後歸於殷呂望殷臣也後歸於周伊呂相湯武以兵定天下者順乎天而應乎

人也非同伯州犂之奔楚苗賁皇之適晉狐庸之在吳士會之居秦也

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李筌曰孫子論兵始於計而終於間者蓋不以攻爲主爲將者可不慎之哉 杜牧曰不知敵情軍不可動知敵之情非間不可故曰三軍所恃而動李靖曰夫戰之取勝此豈求於天地在乎因人以成之歷觀古人之用間其妙非一卽有間其君者有間其親者有間其賢者有間其能者有間其助者有間其鄰好者有間其左右者有間其縱橫者故子貢史廖陳軫蘇秦張儀范雎等皆憑此而成功也且間之道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潛伺察而

致辭焉有因其仕子故洩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敵之使矯其事而返之焉有審擇賢能使覘彼向背虛實而歸說之焉有佯緩罪戾微漏我僞情浮計使亡報之焉凡此五間皆須隱祕重之以賞密之又密始可行焉若敵有寵嬖任以腹心者我當使間遺其珍玩恣其所欲順而旁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者我則啗以厚利詭相親附採其情實而致之敵有親貴左右多辭誇誕好論利害者我則使間曲情尊奉厚遺珍寶揣其所間而反間之敵若使聘於我我則稽留其使令人與之共處矯致慙懃僞相親暱朝夕慰諭倍供珍味觀其辭色而察之仍朝夕令使獨與己伴居我遣聰耳者潛於複壁中聽之使既遲違恐彼恠責必是竊論

心事我知事計遣使用之且夫用間間人人亦用
間以間己己以密往人以密來理須獨察於心參
會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人來候我虛實察我動靜
覘知事計而行其間者我當佯爲不覺舍止而善
飯之微以我僞言誑事示以前卻期會則我之所
須爲彼之所失者因其有間而反間之彼若將我
虛以爲實我卽乘之而得志矣夫水所以能濟舟
亦有因水而覆沒者間所以能成功亦有憑間而
傾敗者若束髮事主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
誠不詭伏以自容不權宜以爲利雖有善間其可
用乎 陳皞曰晉伯州犁奔楚楚苗賁皇奔晉及
晉楚合戰於鄢陵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伯州犁侍
於楚王二人各言舊國長短之情然則晉所以勝

楚者楚所以敗者其故何也二子則有優劣也是知用間之道間敵之情得不慎擇其人深究其說也故上文云非聖智莫能用間者夫聖智知人人即附之賢者受知則戮力爲效非聖非智必猜必忌公道不啓仁義不施則義士賢人因而銜憤此將上天不祐幽有鬼神設無人事之變恐有陰誅之禍豈上智之士爲其用哉故上文云非仁義莫能使間然則湯武之聖伊呂宜用伊呂獲用事宜必濟聖賢一會交泰時乘道合乾坤功格寰宇當其耕夫於畎畝釣叟於渭濱知我者誰能無念也

賈林曰軍無五間如人之無耳目也王皙曰未知敵情也不可動也張預曰用師之本在知敵情故曰此兵之要也未知敵情則軍不可舉故

曰三軍所恃而動也然處十三篇之末者蓋非用
兵之常也若計戰攻形勢虛實之類兵動則用之
至於火攻與間則有時而爲耳

孫子十家註卷十三

...以教者其故可也二子則...

...用前之...之情節不...其人...

...上文...夫聖智知人...

...聖非...

...天不...

...其用...

...文...

...年...

...三...

...直...

...用...

...至...

...其...

...日...

...三...

孫子十家註遺說序

鄭樵通志藝文略孫子遺說一卷鄭友賢撰

求之而益深者天下之備法也叩之而不窮者天下之能言也爲法立言至於益深不窮而後可以垂教於當時而傳諸後世矣儒家者流惟苦易之爲書其道深遠而不可窮學兵之士嘗患武之爲說微妙而不可究則亦儒者之易乎蓋易之爲言也兼三才備萬物以陰陽不測爲神是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武之爲法也包四種籠百家以奇正相生爲變是以謀者見之謂之謀巧者見之謂之巧三軍由之而莫能知之迨夫九師百氏之說興而益見大易之義如日月星辰之神徒推步其輝光之迹而不能考其所以爲神之深十家之註出而愈見十三篇之法如五聲五色之變惟詳其

耳目之所聞見而不能悉其所以爲變之妙是則武
之意不得謂盡於十家之註也然而學兵之徒非十
家之說亦不能窺武之藩籬尋流而之源由徑而入
戶於武之法不可謂無功矣頃因餘暇撫武之微旨
而出於十家之不解者略有數十事託或者之問具
其應答之義名曰十註遺說學者見其說之有遺則
始信益深之法不窮之言庶幾大易不測之神矣榮
陽鄭友賢撰

孫子十家註遺說序

孫子十家註遺說

或問死生之地何以先存亡之道曰武意以兵事之大在將得其人將能則兵勝而生兵生於外則國存於內將不能則兵敗而死兵死於外則國亡於內是外之生死繫內之存亡也是故兵敗長平而趙亡師喪遼水而隋滅太公曰無智略大謀彊勇輕戰敗軍散衆以危社稷王者慎勿使爲將此其先後之次也故曰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或問得算之多得算之少況於無算何以是少無之義曰武之文固不汗漫而無據也蓋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彼我之算盡於此矣五事之經得三四者爲多得一二者爲少七計之校得四五者爲多得二三者爲少五七俱得者爲全勝不得者爲無算所

謂冥冥而決事先戰而求勝圖乾沒之利出浪戰之師者也

或問計利之外所佐者何勢曰兵法之傳有常而其用之也有變常者法也變者勢也書者可以盡常之言而言不能盡變之意五事七計者常法之利也詭道不可先傳者權勢之變也

常而求勝如膠柱鼓瑟以書御馬趙括所以能書而不能戰易言而不知變也蓋法在書之傳而勢在人之用武之意初求用於吳恐吳王得書聽計而棄己也故以此辭動之乃謂書之外尚有因利制權之勢在我能用耳

或問因糧於敵者無遠輸之費也取用必於國者何也曰兵械之用不可假人亦不可假於人器之於人

固在積習便熟而適其長短重輕之宜與夫手足不相鉏鍤而後可以濟用而害敵矣吾之器敵不便於用敵之器吾不習其利非國中自備而習慣於三軍則安可一旦倉卒假人之兵而給己之用哉易曰萃除戎器以戒不虞太公曰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此皆言取用於國不可因於人也

或問兵以伐謀爲上者以其有屈人之易而無血刃之難伐兵攻城爲之次下明矣伐交之智何異於伐謀之工而又次之曰破謀者不費而勝破交者未勝而費帷幄樽俎之閒而揣摩折衝心戰計勝其未形已成之策不煩毫釐之費而彼奔北降服之不暇者伐謀之義也或遣使介約車乘聘幣之奏或使閒諜出土地金玉之資張儀散六國之從陰厚者數年尉

繚子破諸侯之援出金三十萬如此之類費已廣而敵未服非加以征伐之勞則未見全勝之功宜乎次於晏嬰子房寇恂荀彧之智也

或問武之書皆法也獨曰此謀攻之法也此軍爭之法也曰餘法槩論兵家之術惟二篇之說及於用誠其易用而稱其所難夫告人以所難而不濟之以成法則不足爲完書蓋謀攻之法以全爲上以破次之得其法則兵不鈍而利可全非其法則有殺士三分之災軍爭之法以迂爲直以患爲利得其法則後發而先至非其法則至於擒三將軍此二者豈用兵之易哉乃云必以全爭於天下又云莫難於軍爭難之之辭也欲濟其所難者必詳其法凡所謂屈人非戰拔城非攻毀國非久者乃謀攻之法也凡所謂十一

而至先知迂直之計者乃軍爭之法也見其法而知其難於餘篇矣

或問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後魏太武命將出師從命者無不制勝違教者率多敗失齊神武任用將帥出討奉行方便罔不克捷違失指教多致奔亡二者不幾於御之而後勝哉曰知此而後可以用武之意既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則其意固謂將不能而君御之則勝也夫將帥之列才不一槩智愚勇怯隨器而任用者付之以闔寄不能者授之以成算亦猶後世責曹公使諸將以新書從事殊不識公之御將因其才之小大而縱抑之張遼樂進守鬪之偏才也合淝之戰封以函書節宣其用夏侯惇兄弟有大帥之略假以節度便宜從事不拘科制何嘗一槩而御之邪

傳曰將能而君御之則爲縻軍將不能而君委之則爲覆軍惟公得武之法深而後太武神武庶幾公之英略耳非司馬宣王安能知武之蘊哉

或問勝可知而不可爲者以其在彼者也佚而勞之親而離之佚與親在敵而吾能勞且離之豈非可爲歟曰傳稱用師觀釁而動敵有釁不可失蓋吾觀敵人無可乘之釁不能彊使爲吾可勝之資者不可爲之義也敵人既有可乘之隙吾能置術於其閒而不失敵之敗者可知之義也使敵人主明而賢將智而忠不信小說而疑不見小利而動其佚也安能勞之其親也安能離之有楚子之暗與囊瓦之貪而後吳人亟肆以疲之有項王之暴與范增之隘而後陳平以反間疏之夫釁隙之端隱於佚親之前勞離之策

發於覺隙之後者乃所謂可知也則惟無覺隙者乃不可爲也

或問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其義安在曰謂吾所以守者力不足吾所以攻者力有餘者曹公也謂力不足者可以守力有餘者可以攻者李筌也謂非強弱爲辭者衛公也謂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者太宗也夫攻守之法固非己實強弱亦非虛形視敵也蓋正用其有餘不足之形勢以固己勝敵夫所謂不足者吾隱形於微而敵不能窺也有餘者吾乘勢於盛而敵不能支也不足者微之稱也當吾之守也滅迹於不可見韜聲於不可聞藏形於微妙不足之際而使敵不知其所攻矣所謂藏於九地之下者是也有餘者盛之稱也當吾之攻也

若迅雷驚電壞山決塘作勢於威強有餘之極而使敵不知其所守矣所謂動於九天之上者是也此有餘不足之義也

或問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受敵無敗二義也其於奇正有所主乎曰武論分數形名奇正虛實四者獨於奇正云云者知其法之深而二義所主夫日也復曰凡戰以正合以奇勝正合者正主於受敵也奇勝者奇主於無敗也以合爲受敵以勝爲無敗不其明哉

或問武論奇正之變二者相依而生何獨曰善出奇者曰闕文也凡所謂如天地江河日月四時五色五味皆取無窮無竭相生相變之義故首論以正合奇勝終之以奇正之變不可勝窮相生如循環之無端

豈以一奇而能生變交相無已哉宜曰善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也

或問其勢險者其義易明其節短者其旨安在曰力雖甚勁者非節量短近而適其宜則不能害物魯縞之脆也強弩之末不能穿毫末之輕也衝風之衰不能起鷲鳥雖疾也高下而遠來至於竭羽翼之力安能擊搏而毀折哉嘗以遠形爲難戰者此也是故麴義破公孫瓚也發伏於數十步之內周訪敗杜曾也奔赴於三十步之外得節短之義也

或問十三篇之法各本於篇名乎曰其義各主於題篇之名未嘗泛濫而爲言也如虛實者一篇之義首尾次序皆不離虛實之用但文辭差異耳其意所主非實卽虛非虛卽實非我實而彼虛則我虛而彼實

不然則虛實在於彼此而善者變實而爲虛變虛而爲實也雖周流萬變而其要不出此二端而已凡所謂待敵者佚者力實也趨戰者勞者力虛也致人者虛在彼也不致於人者實在我也利之也者役彼於虛也實之也者養我之實也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者佚飽安實也勞飢動虛也彼實而我能虛之也行於無人之地者趨彼之虛而資我之實也攻其所不守者避實而擊虛也守其所不攻者措實而備虛也敵不知所守者鬪敵之虛也敵不知所攻者犯我之實也無形無聲者虛實之極而入神微也不可禦者乘敵備之虛也不可追者畜我力之實也攻所必救者乘虛則實者虛也乘其所之者能實則虛者實也形人而敵分者見彼虛實之審也無形而我

專者示吾虛實之妙也所與戰約者彼虛無以當吾之實也寡而備人者不識虛實之形也衆而備己者能料虛實之情也千里會戰者預見虛實也左右不能救者信人之虛實也越人無益於勝者越將不識吳之虛實也策之候之形之角之者辨虛實之術也得也動也生也有餘也者實也失也靜也死也不足也者虛也不能窺謀者外以虛實之變惑敵人也莫知吾制勝之形者內以虛實之法愚士衆也水因地制流兵因敵制勝者以水之高下喻吾虛實變化不常之神也五行勝者實也內者虛也四時來者實也往者虛也日長者實也知者虛也月生者實也死者虛也皆虛實之類不可拘也以此推之餘十二篇之義皆倣於此但說者不能詳之耳

或問軍爭爲利衆爭爲危軍之與衆也利之與危也
義果異乎曰武之辭未嘗妄發而無謂也軍爭爲利
者下所謂軍爭之法也夫惟所爭而得此軍爭之法
然後獲勝敵之利矣衆爭爲危者下所謂舉軍而爭
利也夫惟全舉三軍之衆而爭則不及於利而反受
其危矣蓋軍爭者案法而爭也衆爭者舉軍而趨也
爲利者後發而先至也爲危者擒三將軍也

或問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立也動也變也
三者先後而用乎曰先王之道兵家者流所用皆有
本末先後之次而所尚不同耳蓋先王之道尚仁義
而濟之以權兵家者流貴詐利而終之以變司馬法
以仁爲本孫武以詐立司馬法以義治之孫武以利
動司馬法以正不獲意則權孫武以分合爲變蓋本

仁者治必爲義立詐者動必爲利在聖人謂之權在兵家名曰變非本與立無以自修非治與動無以趨時非權與變無以勝敵有本立而後能治動能治動而後可以權變權變所以濟治動治動所以輔本立此本末先後之次略同耳

或問武所論舉軍動衆皆法也獨稱此用衆之法者何也曰武之法奇正貴乎相生節制權變兩用而無窮旣以正兵節制自治其軍未嘗不以奇兵權變而勝敵其於論勢也以分數形名居前者自治之節制也以奇正虛實居後者勝敵之權變也是先節制而後權變也凡所謂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修道而保法自保而全勝者皆相生兩用先後之術也蓋鼓鐸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人旣專一勇者不得

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何法也是節制自治之正法也止能用吾王軍之衆而已其法也固未及於勝人之奇也談兵之流往往至此而止矣武則不然曰此用吾衆之法也凡所謂變人之耳目而奪敵之心氣是權謀勝敵之奇法也

或問奪氣者必曰三軍奪心者必曰將軍何也曰三軍主於鬪將軍主於謀鬪者乘於氣謀者運於心夫鼓作鬪爭不顧萬死者氣使之也深思遠慮以應萬變者心生之也氣奪則怯於鬪心奪則亂於謀下者不能鬪上者不能謀敵人上下怯亂則吾一舉而乘之矣傳曰一鼓作氣三而竭者奪鬪氣也先人有奪人之心者奪謀心也三軍將軍之事異矣

或問自計及閒上下之法皆要妙也獨云此用兵之

法妙者何也曰夫事至於可疑而後知不疑者爲明
機至於難決而後知能決者爲智用兵之法出於衆
人之所不可必者而吾之明智了然不至於猶豫者
其所得固過於衆人而通於法之至妙也所謂高陵
勿向背邱勿逆蓋亦有可向可逆之機佯北勿從銳
卒勿攻亦有可從可攻之利餌兵勿食歸兵勿遏亦
有可食可遏之理圍師必闕窮寇勿追亦有不闕可
追之勝此兵家常法之外尙有反覆微妙之術智者
不疑而能決所謂用兵之法妙也

或問九變之法所陳五事者何也曰九變者九地之
變也散輕爭交衢重圯圍死此九地之名也一其志
使之屬趨其後謹其守固其結繼其食進其塗塞其
闕示不活此九地之變也九而言五者闕而失次也

下文曰將通於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是九變主於九地明矣故特於九地篇曰九地之變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然則既有九地何用九變之文乎曰武所論將不通九變之利又曰治兵不知九變之術蓋九地者陳變之利故曰不知變不得地之利九變者言術之用故曰不知術不得人之用是故六地有形九地有名九名有變九變有術知形而不知名決事於冥冥知名而不知變驅衆而浪戰知變而不知術臨用而事屈此所以六地九地九變皆論地利而爲篇異也李筌以塗有所不由而下五利兼之爲十變者誤也復指下文爲五利何嘗有五利之義也絕地無留當作輕地蓋輕有無止之辭

或問凡軍好高而惡下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爲敵所棲豈好高之義乎曰武之高非太公之高也公所論天下之絕險也高山盤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蓋無草木則乏芻牧樵採之利面面受敵則絕出入運饋之路可上而不可下可死而不可久此固有棲之之害也武之所論假勢利之便也處隆高邱陵之地使敵人來戰則有高隆向陵逆邱之害而我得因高乘下建瓴走丸轉石決水之勢加以養生處實先利糧道戰則有乘勢之便守則有處實之固居則有養生足食之利去則有便道向生之路雖有百萬之敵安得棲我於高哉太武棲姚興於天渡李先計令遣奇兵邀伏絕柴壁之糧道此興犯處高之忌而先得棲敵之法明矣學孫武者深明好高

之論而不悟處於太公之絕險知其勢利之便者後可與議其書矣

或問六地者地形也復論將有六敗者何也曰後世學兵者泥勝負之理於地形者故曰地形者兵之助非上將之道也太公論主帥之道擇善地利者三人而委之則地形固非將軍之事也所謂料敵制勝者上將之道也知此爲將之道者戰則必勝不知此爲將之道者戰則必敗凡所言曰走曰弛曰崩曰陷曰亂曰北者此六者敗之道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是勝敗之理不可泥於地形而繫於將之工拙也至於九地亦然曰剛柔皆得地之理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驅三軍之衆如羣羊往來不知其所之者將軍之事也特垂誠於六地九地者孫武之深旨也

或問死焉不得士人盡力諸家釋爲二句者何也曰
夫人之情就其甚難者不顧其甚易捨其至大者不
吝其至微死難於生也甘其萬死之難則況出於生
之甚易者哉身大於力也棄其一身之大則況用於
力之至微者哉武意以謂三軍之士投之無所往則
白刃在前有所不避也死且不避況於生乎身猶不
慮況於生乎故曰死且不北夫三軍之士不畏死之
難者安得不人人用力乎死焉不得士人盡力諸家
斷爲二句者非武之本意也

或曰方馬埋輪諸家釋爲方縛或謂縛馬爲方陳者
何也曰解方爲縛者義不經據縛而方之者非武本
辭蓋方當爲放字武之說本乎人心離散則雖強爲
固止而不足恃也固止之法莫過於柅其所行古者

用兵人乘車而戰車駕馬而行今欲使人固止而不散不得齊勇之政雖放去其馬而牧之陷輪於地而埋之亦不足恃之爲不散也噫車中之士轅不得馬而駕輪不得轍而馳尙且奔走散亂而不一則固在以政而齊其心也

或問兵情主速又曰爲兵之事夫情與事義果異乎曰不可探測而蘊於中者情也見於施爲而成乎其外者事也情隱於事之前而事顯於情之後此用兵之法隱顯先後之不同也所謂兵之情主速者蓋吾之所由所攻欲出於敵人之不虞不戒也夫以神速之兵出於人之所不能虞度而戒備者固在中情祕密而不露雖智者深閑不能前謀先窺也所謂爲兵之事者蓋敵意旣順而可詳敵釁已形而可乘一向

并敵之勢千里殺敵之將使陳不暇戰而城不及守者彼敗事已顯而吾兵業已成於外也故曰所謂巧能成事者此也是則情事之異隱顯先後也

或曰九地之中復有絕地者何也曰興師動衆去吾之國中越吾之境土而初入敵人之地疆場之限所過關梁津要使吾踵軍在後告畢書絕者所以禁人內顧之情而止其還遁之心也司馬法曰書親絕是謂絕顧壹慮尉繚子踵軍令曰遇有還者誅之此絕地之謂也然而不預九地者何九地之法皆有變而絕地無變故論於九地之中而不得列其數也或以越境爲越人之國如秦越晉伐鄭者鑿也

或問不知諸侯之謀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不能行軍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重言於軍爭

九地二篇者何也曰此三法者皆行師爭利出沒往來遲速先後之術也蓋軍爭之法方變迂爲直後發先至之爲急也九地之利盛言爲客深入利害之爲大也非此三法安能舉哉噫與人爭迂直之變趨險阻之地踐敵人之生地求不識之迷途若非和鄰國之援爲之引軍明山川林麓險難阻阨沮洳濡澤之形而爲之標表求鄉人之習熟者爲之前導引動而必迷舉而必窮何異卽鹿無虞惟入於林不行其野強違其馬欲爭迂直之勝圖深入之利安能得其便乎稱之二篇不亦旨哉

或問何謂無法之賞無政之令曰治軍御衆行賞之法施令之政蓋有常理今欲犯三軍之衆使不知其利害多方悞敵而因利制權故賞不可以拘常法令

不可以執常政噫常法之賞不足以愚衆常政之令不足以惑人則賞有時而不以令有時而不執者將軍之權也夫進有重賞有功必賞賞法之常也吳子相敵北者有賞馬隆募士未戰先賞此無法之賞也先庚後甲三令五申政令之常也若曰若驅羣羊往來莫知所之李愬襲元濟初出衆請所向曰東六十里止至張柴諸將請所止復曰入蔡州此無政之令也

或問用閒使閒聖智仁義其旨安在曰用閒者用閒之道也或以事或以權不必人也聖者無所不通智者深思遠慮非此聖智之明安能坐以事權閒敵哉使閒者使人爲閒也吾之與閒彼此有可疑之勢吾疑閒有覆舟之禍閒疑我有害己之計非仁恩不足

以結閒之心非義斷不足以決己之惑主無疑於客
客無猜於主而後可以出入於萬死之地而圖攻矣
秦王使張儀相魏數年無效而陰厚之者恩結閒之
心也高祖使陳平用金數十萬離楚君臣平楚之亡
虜也吾無問其出入者義決己之惑也

或問伊摯呂牙古之聖人也豈嘗爲商周之閒耶武
之所稱豈非尊閒之術而重之哉曰古之人立大事
就大業未嘗不守於正正不獲意則未嘗不假權以
濟道夫事業至於用權則何所不爲哉但處之有道
而卒反於正則權無害於聖人之德也蓋在兵家名
曰閒在聖人謂之權湯不得伊摯不得悉夏政之惡
伊摯不在夏不能成湯之美武不得呂牙不能審商
王之罪呂牙不在商不能就武之德非此二人者不

能立順天應人伐罪弔民之仁義則非爲閒於夏商而何惟其處之有道而終歸於正故名曰權兵家之閒流而不反不能合道而入於詭詐之域故名曰閒所謂以上智成大功者真伊呂之權也權與閒實同而名異

或問閒何以終於篇之末曰用兵之法惟閒爲深微妙神妙而不可易言也所謂非聖智不能用間非微妙不能得閒之實者難之之辭也武始以十三篇干吳者亦欲以其書之法教闔閭之知兵也教人之初蒙昧之際要在從易而入難先明而後幽本末次序而導之使不惑也是故始教以計量校算之法而次及於戰攻形勢虛實軍爭之術漸至於行軍九變地形地名火攻之備諸法皆通而後可以論閒道之深矣

噫教人之始者務令明白易曉而遽期之以聖智微
妙之所難則求之愈勞而索之愈迷矣何異王通謂
不可驟而語易者哉或曰廟堂多算非不難也何不
列之於終篇也曰計之難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
計而索其情也夫敵人之情最爲難知不可取於鬼
神不可求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先知者必在於閒蓋
計待情而後校情因閒而後知宜乎以閒爲深而以
計爲淺也孫武之蘊至於此而知十家之說不能盡
矣

孫子十家註遺說